

文化人生丛书

丛刊识小

姜德明 著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文化人生丛书

丛刊识小

姜德明 著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JIANG DE-MING ZHU
丛刊识小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丛刊识小 / 姜德明著. — 南京 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5

(文化人生丛书)

ISBN 978-7-5651-1352-9

I. ①丛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期刊—研究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G239.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64574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丛刊识小 |
| 作 者 | 姜德明 |
| 责任编辑 | 王欲祥 |
| 出版发行 |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 |
| 电 话 | (025)83598919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
83598297(邮购部)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njnup.com |
| 电子信箱 | nspzbb@163.com |
| 照 排 |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|
| 印 刷 |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|
| 印 张 | 11.5 |
| 字 数 | 144 千 |
| 版 次 |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~4 000 册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651-1352-9 |
| 定 价 | 28.00 元 |
- 出 版 人 彭志斌
-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回想我对文艺期刊发生兴趣，还是我做中学生的時候。一次在卖旧书的地摊上看到黎烈文编的《中流》，是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专号。封面上那张先生的遗照让我永世难忘。

抗战胜利后，我读高中了，按期购买的是上海出版的文艺杂志。最喜欢的是凤子主编的《人世间》，每期都有丁聪的画。

一九五六年，我从事了编文艺副刊的工作，为了熟悉本职工作，经常要翻阅旧时的文艺报刊，不时从旧书店捡拾一些零本小册。大部头的我买不起。多年来积少成多，其中也有不常见的冷门刊物。为了珍视旧纸，我也随兴写点期刊书话，没有能力研究文艺期刊史。

唐弢先生一向重视文艺期刊。我同意他说的，读旧时的文艺杂志有走进历史现场的感觉。有时让我感到，无名小刊提供的信息量有时会超过名牌巨刊。近时承出版家建议我编一本专谈文艺期刊的书话集，我当然乐于从命。考虑到这不是什么畅销书，篇幅又过大，还是主题较集中，篇幅较小些为妥，因此决定专门谈长期被人忽略的文艺丛刊。

所谓“丛刊”，即那种事先未向政府当局办理登记手续，取得合法刊号的期刊的另一种形式。这是前人为了避免审查机关的迫害而创造的期刊丛书化的巧妙手段，借以争取言论和出版的自由，本身即充满了智慧和斗争的色彩。既然丛刊以丛书的面目出现，一般都是三十二开本，借以掩护它期刊的性质。刊期则以不定期为主，每期一定换一个刊名。主编、出版、发行人员的姓名、地址多不公开，或以虚名代替，甚至连版权页也没有，总之不给当局留下任何线索。这种办法当然是必要的，亦行之有效，但同时也给后人查明丛刊的背景增加了困难。

我在编辑本书过程中，发现利用丛刊的形式出版的文艺刊物，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“孤岛”时期，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创刊独多，证明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，斗争形势尖锐激烈，不少丛刊反映了人民革命的愿望和呼声。影响所及，当时也有一些丛刊没有什么政治背景，只是爱好文艺的青年自己凑钱，能出一期就出一期，刊期都很短。

多年来在很多期刊图书目录中，都失察“丛刊”与“丛书”的区别，把“丛刊”归入“丛书”或“合集”中，在目录学上造成不少混乱，无意间也遮去了“丛刊”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战斗特色。现在我愿以个人有限的所藏，按出版先后为序，作为实例请读者指教。遗憾的是我未见的重要“丛刊”不知还有多少，怕是挂一漏万无疑了。

书中有些文章是新写的，旧作也重新校订过，个别篇几乎重写。不当处，望指正。

作者

二〇一二年十月

序 /001

鲁迅与“国文学会” /001

《我们的七月》和《我们的六月》 /004

屡遭查禁的丛刊 /008

《开拓者》 /012

稀见的《五月》 /014

徐调孚与“文学集林”丛刊 /016

《最初的胜利》 /019

“独幕剧创作丛刊” /021

从《行列》到“上海诗歌丛刊” /025

《群鸟》 /029

《行列》余话 /031

唐弢与《丽芒湖上》 /034

“奔流文艺丛刊” /037

“奔流新集” /039

“译文丛刊” /041

《晨》/045

《枪与蔷薇》/047

孔另境与《前奏曲》/049

《春草集》及其他 /051

《死人复活的时候》/055

“枫林文艺丛刊” /057

勒以编的丛刊 /060

沈启无编《文学集刊》/062

《暴风雨》/066

《黎明的喜剧》/068

“诗文学”丛刊 /071

《文艺的民主问题》/074

《谷音》/076

《新生篇》琐谈 /078

香港《文艺丛刊》/080

《风雨篇》/083

《查学》/085

《青春》/087

“文萃丛刊” /089

值得重视的“自由丛刊” /092

“自由丛刊”别册 /096

“文坛的叛将”沈从文 /098

- 吴晗和“自由文丛”/101
- 《犯罪的功劳》/105
- 《黑色的诅咒》/108
- 《生活的狂想》/110
- 《艺兵》/112
- “今文学丛刊”/114
- 范泉与“文艺丛刊”/116
- “蚂蚁小集”/119
- 《向太阳·向自由》/122
- 《诗流》/125
- 香港“大众文艺丛刊”/127
- 《三月十五日》/131
- 黄宁婴与“中国诗坛丛刊”/133
- “新文丛”/136
- “同代人”文艺丛刊/138
- “海燕文丛”/141
- 关于曹禺的《艳阳天》/145
- 《大江》/149
- 杨逵与《台湾文学》/151
- 刘厚生与“影剧丛刊”/153
- 《论小资产阶级文艺》/157
- 《魔术师的自白》/160
- 《文化自由》/162
- 《这是一个漫画时代》/164

《看大局》/167

《痛苦的时辰》/169

《鲁迅的方向》/171

《路和碑》/1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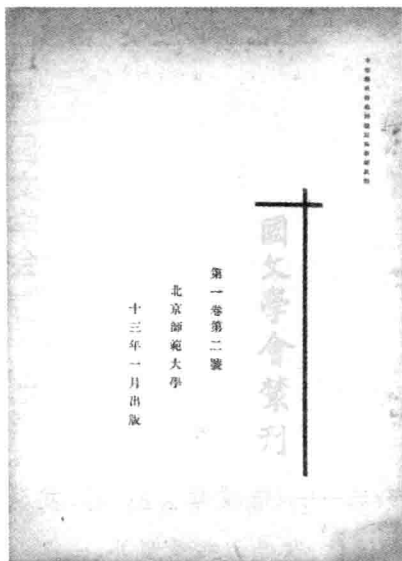
《火烧的城》/175

从旧书肆买到了两本旧杂志——《国文学会丛刊》，发现鲁迅还参加过“国文学会”这个团体，这使我非常意外。

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，一九〇二年创立。辛亥革命以后，改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。据有关书刊的记载，鲁迅先生是一九二〇年八月进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的。

从《鲁迅日记》上看，这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接到高师的来信，九月又连续接得来信五封。九、十两个月他复信各一封。这些在日记里都有记载，估计是联系授课事宜。此时似乎还没有入校教书。按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，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“午后往高师讲”，三天后又载：“午后寄高师校信并名簿。”此后便频繁地记录了到高师讲课的事。

一九二二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成立了国文学会，并出版了《国文学会丛刊》。据“发刊词”说，一九一六年始设国文部，一九一七年创立国文学会。鲁迅先生支持这个刊物出版，还参加了国文学会。可惜在鲁迅先生的年谱和传记资



料里都未提及。一九二二年的《鲁迅日记》遗落至今，鲁迅先生这一年的活动殊少记载，如今能够补充一点空白亦好。

《国文学会丛刊》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版的。第一卷第一期登有本刊鸣谢捐款者名单，其中周树人捐款五元。捐款名单中还有钱玄同、马幼渔、朱希祖、黎锦熙等人。这期刊

物上又刊登了国文学会的会员录，其中教员十六人，依次为：朱希祖、汪怡、沈兼士、吴梅、吴虞、周树人、高步瀛、马裕藻、陈汉章、章铤、单石庵、杨树达、刘文典、刘毓盘、黎锦熙、钱玄同。第二期《国文学会丛刊》上又有王易、沈尹默、徐祖正、张凤举、张尔田等参加。此外便是学生入会的名单。

根据《丛刊》第二期所载该会简章第十四条规定，国文学会是“以研究文学，整理国故，讨论国文教法为宗旨”。会员由毕业、肄业同学及国文系教职员组成。“五四”以后，学校民主气氛浓厚，这种师生一起组织学会研讨问题的空气大开，国文学会当是较早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。

国文学会的会员每年要交现洋一元，《国文学会丛刊》每年发行两期。可是第二期的《国文学会丛刊》是在距第一期出版后的两年多，即一九二四年一月方始出版，学校已改名为北

京师范大学。会刊仅仅出版两期便告结束。

“丛刊”第一期载有杨遇夫（杨树达）的《古书疑义举例补》、吴虞的《墨子的劳农主义》、黎锦熙的《国语中基本语词的统计研究》、汪震的《大学之哲学的研究》、胡适的讲演《研究国故之方法》和刘师培的《古书疑义举要补》等。

《丛刊》第二期载有马叙伦的《六书之商榷》、梁漱溟的《评谢著阳明学派》、杨树达的《读盐铁论札记》、徐祖正的《文艺复兴之意义》、梁启超的《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》等。鲁迅先生没有给刊物写过文章。

一九八一年一月

《我们的七月》和 《我们的六月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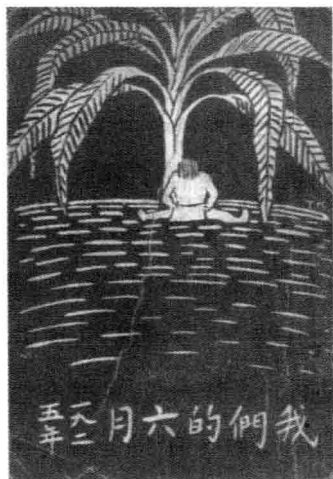
世间有没有不署作者姓名，连假名字也没有的书刊？有。

一九二四年七月，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《我们的七月》，三十二开本，形式如书，厚达二百余页，实际上是一本文艺丛刊。其中有散文、新旧体诗词、诗剧、评论、随笔、书信、插图等不下三十余题。封面设计者丰子恺有署名，此外全不知作者何人。书籍版权页上的编辑者印了“O. M.”二字，当为“我们”的代号。难以理解的是全部作者都自愿隐其大名，连通信人也互相略其姓名不用称呼。

一年后，即一九二五年六月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《我们的六月》，看来这似乎是接续前本的年刊了。不同的是，新辑的作品全都署了作者的姓名，而且事隔一年之后还揭破了《我们的七月》的作者谜底，重刊前本目录，补登了全部作者的姓名，并附有一则启事：

本刊所载文字，原 O. M. 同人共同负责，概不署名。

而行世以来，常听见读者们的论议，觉得打这闷葫芦很不



便，颇愿知道各作者的名字。我们虽不求名，亦不逃名，又何必如此吊诡呢？故从此揭示了。

谜底揭开之后，我们才知道《我们的七月》的作者有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叶圣陶、刘大白、潘漠华等。

第二本《我们的六月》除了公开作者姓名以外，作者的队伍更广泛了，增加了顾颉刚、沈尹默、刘延陵、白采等。在目录中未及印入的还有朱自清为五卅惨案作的诗《血歌》，显然这是因刊物已经付印，临时加在目录之前的。

有人说朱自清的散文清淡，但是他又有读来令人肝胆欲裂的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；有人说朱自清的诗纤细，但是也有像《血歌》这样激昂的呼喊。还有在《我们的七月》里的《赠 A. S.》，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在人间建立红色天国的革命者（这首诗是献给邓中夏烈士的，他们曾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）。看来，全面地认识一位作家，还是十分必要的。

这两本《我们》到底是谁编的？直到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，俞平伯从旧篋中检出朱先生给他的遗札在刊物上发表，我们才从中找到了线索。有一封信写于1925年，那时朱自清正在浙江教书，他谈到《我们》的事：“《我们》只销去一千二百余本，甚滞！亚东印了三千本呢。……署名一层，圣（按指叶圣陶）不以为然。但弟因一图推广，二图便利，故仍主署名。唯说明原因，却甚难。因说得太干净了，显然取巧；说得太老实了，亦易引人反感，不如不说的好。有人骂，只好由他了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朱自清似为主编，而俞平伯、叶圣陶又参与其事，叶先生还继续主张不署名。

《我们》一共出了几本？前年偶然整理旧藏，又见到这两本放在一起的丛刊，多年的疑团袭上心头，便写信求教俞平伯先生，还问他当年何以要隐去姓名。不久，俞先生的回信来了：

《我们》是二十年代，我与朱公共编的，只出了两期，就中止了。原由不大记得，大约总是销路不大好。我编《七月》，朱编《六月》，圣翁未编。这两期可称同人刊物，不宜称“丛刊”。

至所以《七月》号不具名，盖无甚深义。写稿者都是熟人，可共负文责。又有一些空想，务实而不求名，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。后来觉得这办法不大妥当，就在《六月》号上发表了。承询益愧。

俞先生的话讲得明晰而实在，也显示了前辈作家的谦虚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思想活跃，这种不具名的行动亦是一时的风尚，带有一点浪漫色彩的空想。但是，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厌恶了世俗的名利，讲求务实，或有超逸绝尘、追求清高的想法。总之，这是不能脱离开当时的时代环境来看待这些问题的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

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，胡风编的“工作与学习丛刊”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。第一辑名《二三事》，取丛刊中第一次发表鲁迅的文章《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》而命名。

在“编校后记”中说，鲁迅先生的遗稿之一《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》，是先生逝世以前专门“为一个未出版的周刊，也就是本刊底前身所执笔的”。但是编者没有讲这个周刊叫什么名字。查《鲁迅日记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的记载，这个周刊的名字应是《文艺周报》。《日记》中说：“夜为《文艺周报》作短文一篇，共千五百字。”文章所署的写作日期则为九日，想来是作于九日的深夜或十日的黎明。

刊物为什么要取丛刊的形式，印出来像一本普通的书，这是逃避登记。因为要办杂志得呈请市政当局的批准，那样肯定是不予登记。事实证明《二三事》出版后仍被查禁。

丛刊的前面有一篇“几点声明”，文风别致，照录如后：

一、本丛刊内容为关于文艺的著作、翻译、介绍以及